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

涇野先生春秋說志卷之五

昭公

元年十朔之會尋宋之盟仍讀舊書何以亦先趙武
曰罪趙武崇僭逆也是僭逆之魁耳夫楚圍設服
離衛蒲宮有前二人執戈居然楚子以臨諸大夫
矣使趙文子率諸大夫執圍數其罪歸于京師豈
惟伸大義于天下亦楚國之所共頌也乃若言其
假而不返或以君執美之釋其賊而尚其強猶曰
以信為本擬于不僭不賊夫僭賊在邇而不問又
誰則也小信破義其是會乎故申之會不殊淮夷

狄諸侯也弼之會先趙武次楚圍而後諸大夫若
曰皆圍之兄弟耳或曰楚勢方張其能執圍乎曰
圍聘于鄭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送子產使
館于外圍至垂囊而入况此大義之所在其執之
何有釋此不為方講小信劉子言武老將知而蓋
及之者其偷之甚乎

取邾季孫宿乘莒亂伐而取之者也不書何曰若公
取之也季孫無君又何言執不書伐者取可以兼
乎伐夫尋盟未退濟齊盟徹叔孫豹之忠信貞義
魯且危矣堅冰之戒其謂此乎故疆鄆田且書叔

弓帥師此不書季孫

天王使劉子勞趙武于穎奚不書曰武驅中國而長
夷狄王罰所必及也如是而猶勞焉而王又甚于
武矣不書者甚之也且劉子欲武遠績禹功大庇
其民武曰吾儕偷食朝不謀夕劉子以為神怒民
叛不復有年以語王也不知王及劉子又何居
秦鍼奔晉何曰豈惟桓景之過哉亦鍼味于子弟之
道耳故丹朱以芻豢殄世衛戍以富侈出三皆鍼
徒

去疾未為君係之莒展與已為君削其子者何曰入

者不為犯法出者不能逃刑是春秋討賊之旨也
若更責去疾則天王諸侯環視展與而不討之者
如之何

楚子麇卒何曰言天下不以圍為弑君也始而十國
大夫會于弼以尊其僭終而十二國諸侯會于申
以聽其奸雖宋向戌鄭子產皆獻禮焉是天下不
以圍為弑君也天下不以圍為弑君而聖人亦不
以為弑君何曰見天下不以圍為弑君也甚其事
也若革其偽赴而不書卒則是時猶有人倫反非
其實矣然則他國亦有書弑君者何曰亂莫甚于

夷狄矣又稱其君矣又率中國而從之尊為盟主
猶為國有人乎其去禽獸幾何春秋自此無伯矣
夫圍將及伍舉聘鄭聞王疾遂還以冠纓縊殺王
今卒之不亦沒其實乎曰下書公子比奔晉不可
掩矣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聘于晉何其已速
乎曰韓宣子知禮者也觀易象與魯春秋于大史
氏而知周公之德因季武子賦甘棠而思召公之
賢其志大矣故魯選于三卿之中以忠信卑讓之
子叔子者報聘也斯聘也其亦異乎因聘而謀昏

者矣

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則子產數其三死罪而殺之者也奚言乎鄭殺曰豈惟見執政者因其疾而幸勝之哉而鄭簡公用是人以為大夫而不能去使至於將作亂烏亦其罪也故劉絢曰惡鄭伯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何曰知其不可而不往可也已往而見拒勿復亦可也如其既復也宿亦勿往可也不可往而往不智見拒而復不勇既復而宿又往不君甚之哉如湛氏以為三可耻也故胡康曰白昭公失國之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

下比之迹皆見矣

三年叔弓如滕。滕，滕成公。何曰：杜氏曰：卿共小國之
莖過也。魯莖，莖公。滕子來會，故魯厚報之。然則有
不莖天王者，豈以王不會莖乎？故君子循理不循
情。

四年春正月大雨雹。何曰：正月非當大雨也，而又雹
乎？况去冬大雨雹乎？陰淫極，故正月亦大雨雹。陽
淫極，故八月猶大雪。陰陽不調，君臣失位之象也。
申豐乃以藏冰之事對季孫。其杜欽谷、永釋、王氏
而以女寵

言災異乎

于申之會謀伐吳楚子以夷狄而又弑君以主會故
不殊淮夷明在會之諸侯皆夷狄也胡康侯之說
允矣然是會也椒舉請于晉而叔向許之楚虔罔
其禮而子產向戌獻之胡氏以為賢者聽天所命
何曰賢者行法以俟命貯僑戍法未之能行也命
安在乎天豈有使中國從夷狄之命哉然則三子
者亦狄臣耳故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楚人執徐子不書徐子名執齊慶封殺之不書楚人
殺滅賴而書遂者何曰不與楚人執不與楚人殺
不與楚人滅也若曰弑逆之賊不討其禍至于吞

噬中國而難禦也故曰逐也然則慶封不可誅乎
曰殺梁子曰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
也故楚狗處封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孫
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殺
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盟諸侯也然則中國諸
侯從楚者則何以異於慶封乎

叔孫豹卒則其康宮婦人所生之子豎牛斷其食而
卒也奚不書曰為賢者諱也穆叔忠于魯而禍于
家雖其自取不可以其子之惡而掩其忠也泥杜
洩不從季孫南遺之言執王命而竟以路莖恩禮

之厚又若此乎故又得書曰也

五年晉韓起羊舌肸為楚送女過鄭罕虎將吉戒以
楚王汰侈已甚叔向以為不能及人然微遠戡疆
之言圍且以起為閹肸為司宮矣弑君之賊與之
為昏且涉是險而行何不書曰斯當時之勢也故
齊景涕泣而女吳晉平遣卿以送女惟其不討賊
也是以至此耳春秋削而不書其示人正本謹初
之意深矣

莒牟夷以牟婁防茲來奔何曰譏莒魯之君而尤重
平魯也然則牟夷無罪乎曰莒亂而者丘公不能

撫其民衆。二年取郟。今年取鄆。故外有侵削之國，而內無空。城之主牟夷所以以地叛也。牟夷之罪，又何言哉。其車魯何曰逼之使叛而又受其利也。故下書叔。敗莒師于蚡泉而不書莒人來討者，可知其罪矣。

楚子帥諸侯伐吳。越始見經而稱人，何曰從徐文也。伐吳可乎。曰以弑逆之人而稱兵，不貶而罪見也。故前此不書吳伐楚，入棘櫟麻比不書敗楚師于鴛岸，下書楚遠罷伐吳，又不書吳敗楚于房鍾，皆可見也。以為進而稱人者，何也曾是從逆以為善。

平胡康侯亦誤矣

六年宋華合比出奔衛何曰平公在位四十餘年以伊柎而殺子逐臣其暗如是宦寺之惑人可痛也雖然伊柎之譖無戍亥之證亦不能行伊柎何足道哉

七年暨齊平何曰非我所欲也故穀梁子曰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不書主名何曰見季氏之專也書公則非其本意書季氏則不可為之訓也何休以為國中皆安故以舉國言之者非也

公如楚公至自楚何曰忘其楚之弒逆也聽遠戡疆

之言治一章華之臺七閱月而後返其臣仲孫纘
且以不能答郊勞為病君臣舉動如此其國可知
矣

石言于晉魏榆奚不誓曰非天下災也梁山雖晉則
闕天下耳

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何曰其陳侯也猶
曰此陳侯之弟殺之也非伊異人也夫哀公既以
偃師為太子又復寵次子留屬諸司徒招與公子
過者何也招非恃哀公之意不敢稱斯外耳故曰
陳侯之弟也若招之罪不假言矣惟如此也故哀

公縊不書招及留弒其君而書陳侯溺卒見其自
取也留既為君矣出奔鄭不書陳侯留書公子留
見其不當寵也夫招歸罪于過而殺之書陳人殺
其大夫公子過者何曰討賊之辭也過且如此招
可知矣然則何以書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若宥
招者何也曰楚子自弒其君而又假奉孫吳以滅
陳其志豈討招哉故書執招殺孔奐于滅陳之下
不與其滅與執也不以亂治亂也不足也又書莖
陳哀公叔弓會楚子于陳及陳災公羊子所謂存
陳也夫楚負弒逆肆其強暴滅賴滅陳卒無能救

其諸晉已許之乎中國之弱甚矣

九年周甘人及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帥陰戎
伐潁侵王室也奚不書曰不成乎侵也王使詹桓
伯辭于晉叔向及韓宣子遂使趙成如周男致閻
田反潁俘以不成乎侵而不書其取人攻過之意
見矣

十年齊欒施來奔何曰責魯之受叛也欒施高驥伐
君虎門以伐陳鮑不勝而奔魯魯而不受為亂者
孤矣不書高強何高閔曰非卿也

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則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

鄭罕虎及許曹莒邾滕薛杞小邾大夫皆在也奚
不書曰舉舍以見之也平公在位二十五年溴梁
之會大夫執政澶淵之會不討蔡遂于宋于彌楚
人先軟孟子所謂不與賢者共政也失伯道矣莖
之者何曰不廢禮也

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何以皆書名也
曰春秋之義不以賊討賊也均賊也皆書名又書
誘殺虔之罪重于般矣故下書楚公子棄疾圍蔡
言般雖殺其國猶有人也楚何名也其圍之手
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何曰夫人薨而蒐况君之

忘親臣之忘上也君忘親為不孝臣忘上為不忠
不孝不忠象其危乎是故莖齊歸而不感未莖而
仲孫穉會邾子盟于禚祥又納泉丘人女以生懿
子敬叔也故晉叔向曰有三年之喪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能無卑
乎殆其失國

會于厥憇者何曰楚師圍蔡音荀吳謂韓宣子曰不
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已為盟主而不恤亡
國焉用之是會為謀救蔡也美不書救曰不能救
也楚圍蔡于四月滅蔡于十一月會在八月解圍

則已遲救滅則無師故八國大夫書名非褒也若
曰無事而私相會聚耳若又曰諸大夫也謀蔡而
不能救亦可耻也其書執蔡世子有以歸者何見
世子當君父見殺邦國見圍之日不及即位而報
仇之節也不然蔡既滅也何以又書執蔡世子有
乎故胡康侯曰世子無降服之狀強執以歸而霍
用之也

十二年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出奔何以名納何以
不名也曰出奔而名罪燕伯之用嬖自取之也納
而不名罪大夫之已甚拒其君也故穀梁子曰納

者內不喪也其曰高偃不以大夫納諸侯也衛衎
出不名而入名者何曰始罪大夫而終罪衛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蓋晉人訴魯取鄭伐國敗師于晉
也故晉辭以平公之喪拒公耳然公自有夫人歸
氏之喪未練而出朝彼何重君而此何棄親也

葬鄭簡公何曰畿子產當國葬之速也三月而葬也
且簡公以國反正息諸侯兵民蒙慈仁之惠賢諸
侯也其禮可畧乎前此叔弓葬宋平公則二月也
書叔弓何曰又以責卿共同列之葬也若叔孫舍
一月而葬平公者則又甚矣

公子慙出奔齊則慙與南蒯叔仲小謀去季氏而慙
告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慙遲及衛聞
費叛而奔齊耳其曰出奔何曰若書如晉還至衛
奔齊則非與聞其謀者也然則譏之乎曰子仲之
志雖美舉之不得其人也南蒯豈徐季氏者哉故
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何以不書南蒯以費
叛曰若宜叛也以為若宜叛罪季氏之教之者深
矣

楚子伐徐則使蕩侯潘子司馬督罷尹午陵尹喜圍
徐以惧吳而楚子次乾谿以援者也其書楚子伐

徐何曰舍其臣而書君罪楚子之橫志乾谿之由也楚子弑君而立者也已執徐子而滅賴滅陳滅蔡矣至乾谿之次右尹子革夕楚子遂欲求周鼎取鄭田以曼諸侯其志無上矣雖子革以倚相告以祈招之詩猶不能自克而遂及于難故曰楚子伐徐多楚子之罪也

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何曰見以叛不能討叛也季氏不稟于君而擅使叔弓帥師圍費其與南蒯無幾矣故不書平子以治區夫之謀費人叛南氏亦不書南蒯以費叛也

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觀從以
楚子殺其父起也假蔡公棄疾之命名子于于晉
盟而襲蔡遂及棄疾莫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愛
許葉之師入楚殺太子祿及群公子比立為王楚
子聞之縊于棘園羊尹申亥氏若治始謀則在觀
從若治挾衆則在棄疾于于奔晉十三年矣而書
比弑何曰觀從何足道棄疾未為王虔雖弑君比
非有討賊之心志在于篡位耳故雖縊書弑也其
曰自晉歸于楚何罪晉也罪晉不能討賊于始而
反成弑君者之自也弑則不地于乾谿何終虔惡

也不聽祈招之詩也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夫棄疾既立比為王而已為
司馬奚不言弑君曰棄疾立有五利比立有五難
况初假棄疾命名比者觀從也棄疾見之而逃始
謀者比自立為王者比棄疾遂因國人夜駭逼比
而自縊書殺公子比不與比為君也

平丘之會何曰著晉之失諸侯也夫晉成廂祁諸侯
朝而歸者皆有二心齊侯如晉燕而投壺曰寡人
中此與君代興祁吾亦許魯取鄭于晉曰我之不
共魯故之以于是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遂

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此合諸侯也而曰失者何也曰謀國有要不勞而成功失會無材屢盟而滋叛夫諸侯之二雖因庸祁實以晉受楚其柄也當楚虔初弑君也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叔向對曰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使晉不許楚移此會于前為討賊之舉中國莫安豈有滅潁滅陳滅蔡之事哉至此猶不知省過乃因齊魯而耀甲兵以威之其能得諸侯乎故有不與盟者有與盟而強之者故曰失諸侯也其曰同盟雖同懼楚志不同也然則公不與盟善之乎曰有強臣而不能制其叛

以侵邾莒至使

憂不君甚矣以

晉人執季孫意如

會不歸京師而

葬蔡靈公何曰失德

靈公譏葬弑君也

十四年晉殺其大夫

邢侯與雍子爭田

叔魚蔽罪邢侯邢

叔向曰昏墨賊殺

侯使叔向辭公且南蒯子仲之

自反而縮者吾不知之矣其曰

以歸何曰執意如是矣劉子在

受其貨雖得賊不許也

不葬滅國不葬弑君不葬葬蔡

羊舌鮒及雍子奚不書曰當也

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于叔魚

侯遂殺二子于朝韓宣子問焉

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

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乃施

刑侯而尸雍子叔魚于市仲尼謂叔向為古之遺
直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未減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故曰當也當而不書其示以義刑義殺乎

十五年吳子夷昧卒何曰以是可以考書札來聘之
非貶也夷昧是年始卒而札在十八九年之前乃
譏其讓國治亂豈大理人情哉

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何曰譏失禮也
叔弓泣事本于祭所武公以下苟有仁心肯嗜飲
食邪而猶卒事不亦誣乎主祭者不能專其誠受
祭者不忍食其肉庶幾之可也故魯子問諸侯祭社

禋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孔子曰廢此雖大夫然而卒于祭所非聞矣亦可推也自左氏公穀以下皆謂之禮子未之前聞也

晉荀吳伐鮮虞何曰罪荀吳也夫鼓人或以城叛荀吳曰不可欲城而通奸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何以罪吳乎曰吳常偽會齊師假道鮮虞入管陽而滅肥春秋書晉伐鮮虞以狄之矣使其國伐已受惡未能顯其名也至是乃又假仁義之名其欺諉亦甚矣且吳敗狄則詐以卒滅肥則假以道是何有于一鼓人哉可不伐

而降也行譎于大而行正于小子未之能信也故
此書荀吳者明前晉伐鮮虞而謀國于狄者皆吳
也人臣以詐謀國之罪不容誅已故後七年鼓人
復叛荀吳復畧東陽使師偽糶者負甲以息于晉
陽之門外遂襲鼓使涉佗守之胡氏謂以正兵加
敵而不納其叛臣者安在哉

六年齊侯伐徐何曰譏齊侯也故不書及莒人邾
人徐人盟于蒲隧也畧之也畧之者微之也言盟
為無益輕重耳以承以受徐甲父之鼎也

公至自晉何曰危之也公去年冬如晉今年夏始歸

雖意如之執不如是之久也何危如之無忠信剛正之氣而欲學禮鮮不亂夫

季孫意如如晉葬晉昭公何曰譏卿共葬事也昭公在位日淺雖有厥愆卒丘之會然皆不能有諸侯也其餘則用苟吳以詐伐鮮虞耳昏侯猶且不可而況此乎亦已過矣

十七年鄭子來朝何曰家玄孫曰錄之也仲尼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者也

晉荀吳滅陸渾之戎何曰譏吳崇詐以驚王室也夫夷夏有防其始晉武遷陸渾于伊川者已非矣晉

頃如改先人之過告諸天子徙而去之可也乃以
數睦于楚故先使屠蒯有事於雒與三塗掩其不
備而滅之微萇弘覺客容之猛也而做戎備王室
亦危矣拔鼠忌器况王室乎吳之用詐也不惟大
鹵鮮虞至王室亦不顧矣嗚呼此晉室自平公以
來之所以卑歟胡氏以為林父滅潞氏稱師士會
滅甲氏稱人此若不貶苟吳者過矣

有星孛于大辰梓慎裨竈皆以為衛宋陳鄭火胡氏
以為大辰心也心為明堂前星大子後星庶子當
後五年王去手亂劉單立王猛尹召立子朝之驗之

二說奚居曰慎電言于未然胡氏擬于已亂言于未然雖難而小擬于已亂雖易而大故許翰曰大辰明堂當宋分故王室亂宋亦亂衛陳鄭災氣所溢也然鄭有令政而無後災是知禍福可轉也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何以不言敗曰楚雖敗吳獲其乘舟餘皇然吳公子光以長鬣三人復敗楚師取餘皇以歸故胡氏以為不言敗勝負歟也吳先伐楚而曰楚人及吳何春秋雖于夷狄以應兵為主也且楚方用費無極之讒囊瓦之貪而不知伐也而伐吳何哉春秋待楚又重于吳矣故吳不書人

而楚書及以責楚也

十八年宋衝陳鄭災外災不書曰四國也大之大之而書示人未災而脩政當災而弭患既災而改過也是故子產以天道為遠人道為邇乃免後災陳不救火許不弔災是以先亡也

十九年許世子止弑其君買何曰非臣子事君父之忽也忽則不敬莫大焉又何必操刃為弑君哉故君子無微而不慎也而况于藥不嘗乎止雖不立乎位以與其弟廸哭泣歆飭粥啜不容粒未踰年而死亦不足贖其罪也若是何以書葬許悼公乎

曰言無賊可討也穀
梁子曰日本時莖不使止為
弑父也湛子曰罪世
子有致弑之道也或者止之
比黨連欲止之定位
因藥進毒或者止察之不早
而比及匪人又不先
置藥以杜其邪謀或後稍知
未真而隱之皆不能
免於與弑之罪如漢霍光之
隱妻逆也此說亦通

齊高毅伐莒何以不書
入紀也曰莒子既不事齊而
致齊師其奔紀鄆使
齊師鼓譟而入則以所殺其
夫之妾婦也不書入
紀莒自取也

二十年曹公孫會自鄆
出奔宋奔不言自而言自鄆

曹無大夫而言公孫何曰顯子臧也鄒者子臧之
邑會者子臧之子也顯子臧而言之者何見會之
不能繼前列也公羊子以為叛劉故以為待放者
是以至于善善長而賢之者則非春秋之意矣叛
而賞之是何理邪

盜殺衛侯之兄繫者何曰罪衛靈也夫宗魯齊豹之
盜孟縶之賊而以為罪衛靈者何曰殺孟縶者宗
魯魯宗魯者齊豹用齊豹者衛靈且齊豹伐公也
使無公南楚伐受其矢雖公出次死烏亦不可得
矣故曰衛侯之兄盜可得而殺衛侯亦危矣夫宗

魯也雖由豹見于執事以駟乘既知豹謀乃周其豹而又死執難止得以次成名琴張猶欲弔之何也故港子比宗魯於雍糾之婦蔡仲之女云

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則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殺華向之質而攻之者也何以自奔為文曰三卿凌其君而殺其公子六人欲安其身亦已難矣故公子城公孫忌八子出奔不書也

二十一年宋華亥向寧華定入于宋南里以叛何曰此宋之南里也又入之而以叛也非所得入也猶以三卿係之宋何曰言入宋南里以叛者非伊異

人也宋大夫也胡氏以戚與朝歌及蕭為林父荀寅士吉射樂大心之私邑南里為宋國城內之里名若是則私邑可叛乎

蔡侯朱出奔楚則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于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惧出朱而立東國乃以自奔為文而書名何曰此不能有為從夷狄有禍之驗也

二十二年齊侯伐莒何曰譏侵小也莒子不聽死羊牧之之諫敗齊師于壽餘而譏齊侯何曰先使北郭戡伐莒者齊侯也故司馬竈如莒涖盟莒子如

齊涖盟皆不書書此若見其無上事而伐人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初華登以吳師

救華氏齊烏枝鳴樹人濮敗華氏于新里而晉荀

吳齊死何忌衛公子朝又救宋敗之于赭丘圍南

里奚不書而獨書出奔何曰罪諸侯惧賊及與楚

也當是時也華亥搏膺而呼謂華貍曰吾為樂氏

矣言必見殺也使驅送華登犯師而出如楚乞師

楚遂越逆華氏於是諸侯之戍宋者曰若華氏知

困而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

以為楚功宋人從之故曰自宋南里出奔楚見惧

賊與楚也嗚呼華氏叛君而黨夷楚人釋君而助
臣中國猶不能亢不衷焉中國猶為有人乎華氏
與楚人何足道哉

叔鞅入京師葬景王何曰四月崩而六月葬宜諸侯
之不至也故高閔曰天子而用大夫之禮也

王室亂何曰景王死而王室即亂言景王作之也夫
太子壽卒次猛次即勾子朝則庶子也王以賓起
欲立子朝勾子朝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
單子也其一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何譏諸侯
也天王崩下王室亂諸侯無匡之者故劉盆單旗雖

不得以天子而不書名也諸侯不生名况臣稱爵
千上而王稱名于下可乎曰以猛係之王者明當
有天下也以王而稱猛者別于群王子也猛當立
諸侯不能匡景王不能定故書劉單以也胡氏以
為猛無寵乎景王不能自定其位制在劉單曰以
者能廢立之也又曰挾天子以令諸侯者則過矣
劉絢以為景王在而劉單不能格君心者則又愚
也且當聽賓孟犧雞之言而田于北山也微王疾
已殺劉單矣以為不諫亦非也然則與劉單乎曰
王室亂大臣有能左右天子者豈曰不可故再書

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亦不名也能左右之
曰以既曰王猛矣於其卒何以又曰王子猛也曰
王子猛者不成乎王也一年不二君也前何以去
其子曰權也前言子若群王子矣無以明其當立
也然則劉單之能左右之者亦是矣晉籍談荀躒
帥師納王子王城奚不書曰沒之也小國大夫有
事諸侯皆會盟也王室亂而使大夫往可勿志也
故明年談躒及箕遺樂徵園郊以伐子朝始書晉
人不惟微其事又以見緩不及事也

二十三年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何曰見媿不辱君

命故稱行人見晉非伯討故曰晉人執我行人也
曰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成人塞其前斷其後之
木而弗殊遂取邾師獲徐鉏丘弱茅地邾人訴晉
晉人來討舍如晉晉執之曰舍不辱君命晉非伯
討何曰魯人之取邾師固為侵小矣晉人會諸侯
而正之亦宜也彼其行人已來有說邾之事矣乃
聽邾人之訴而執之非禮也且舍之在晉也晉欲
使與邾大夫班坐舍執周制不果坐又欲以舍與
邾人舍去衆與兵而朝以示必死不果與范鞅求
貨舍又卻之而拘申豐請冠盡冠請狗殺狗其所

館墻屋去如始至有光于父豹裂裳帛以拒樂王
鮒者也真行人矣故曰不辱君命

蔡侯東國卒于楚何曰見貨之不足以藩身宜其卒
于楚也初費無極取東國之貨遂蔡侯朱于是東
國亦朝于楚而卒矣貨安在哉何以不書東國如
楚曰微之也如莒子康輿來奔其前固未嘗詳莒
子出入也

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
獲陳夏齧何曰惡中國之從夷也夫中國從楚以
為可恃也復敗于夷而見滅與獲焉此從夷之效

也故楚令尹遠越師六國之師救州來會吳戰于
雞父不書楚而書六國若曰六國之師胡為而至
雞父哉宜為吳所敗滅也然則州來不可救乎曰
王室方亂而陳蔡許沈之國不遣一介以問至聽
楚而救州來竟何如也胡氏曰書其敗不以國分
而以君大夫為序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為
別辨上下定民志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前書王猛此不書王
旬何曰已踰年也故曰尹氏明不與劉子單子同
也書王子朝明不與王猛同而况敢敵天王乎劉

八
論
三
單伐尹氏而敗績故天王出居狄泉夫劉單既能
以王猛又盡力以定敬王亦庶乎以安社稷為說
者也以為廢立誤矣

二十四年吳滅巢家玄翁以為能復諸樊門矢之仇
也奚舉彌曰吳本以楚子為舟師以畧其疆遂踵
楚而滅巢不為復讎舉也然亦可以見其強矣故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乎在故舉彌以夷吳也
二十五年叔孫舍如宋何曰為季孫意如逆妻也豈
惟見平子之專恣而舍之大卑可踰亦可見矣乃
以宋桐門右師語卑大夫而賤司城氏為賤宗賤

身何哉將非樂邪所謂魂魄去而喪心乎不然何以不如箕館之強也

黃父之會何曰此鄭游吉以終不恤緯之言動范鞅大國之憂以謀王室也夫王室之亂至是已四年矣天子蒙塵而魯君帶疾以朝晉季孫使舍如宋以逆妻舉魯一國如此况如陳蔡許洸之君從楚以救州來之類者可勿悉也視王室如何哉黃父之命諸侯不行而大夫且至曰明年將納王書以譏之也

有鸛鶴來巢何曰左氏曰書所無也公羊子曰宜穴

又巢也張洽曰不特如師已言昭公出奔之非亦必如邠子所謂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蓋吳楚越迭主夏盟也

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初季孫意如以季姒之故殺季公鳥之臣申夜姑而公若怒以郈氏之鷄金距故益宮于郈氏而郈昭伯怒以臧氏執臧會于季氏之故拘臧氏老而臧孫怒於是公若以公為公果公貴告于昭公昭公遂及郈孫伐季氏季氏請待請囚請亡皆不許叔孫司馬驥戾遂救季氏陷西北隅孟孫何忌殺郈昭伯遂伐公徒子家羈止公

公不肯遂與臧孫如慕謀以行則二家輔季氏遂
公也而曰公孫于齊何曰昭公居常而不能有其
政任其賢臨變而不能聽其言制其忿故及之也
季氏之惡不假言矣其曰次于陽州胡氏曰待齊
命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使國子高子致糗服罷用而昭公
每稱宗廟先君以答之孔子以為其禮與辭足觀
者何曰禮與辭足觀也若其行其實皆不足觀也
聖人之微辭也如是夫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
問

戊辰叔孫舍卒何曰責備賢者一死不足以塞責也
舍既為季孫逆婦又安能止季孫逐君雖其言曰
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
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如齊與
公言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則以叔孫舊
黨季氏其司馬馘屨實敗公徒救季氏也于是昭
子自鑄歸平子遂有異志昭子乃使祝宗祈死以
卒夫未變而無正色不可動以非之操既變而無
討賊返君之材且一司馬不能正而况于季氏乎
家玄翁以為舍之為君死比于士燮者誤矣

宋公佐卒于曲棘者曰曰為其媚季孫意如之逐君也蓋將如晉謀講送君之事以蓋意如之愆而免其危也初元公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元公告樂祈樂祈曰與之魯君必出魯君失民久矣夫知季氏之將逐君而嫁之女見季氏之已逐君而危具危於季氏且不得為賢豈有正倫恤患之心哉如其有是心也常其初則不妻矣以為賢于當時之諸侯者過也不然何他國皆坐視不行而元公獨舉之邪夫曲棘宋封內地曰卒于曲棘讎不得薨于正寢

也

齊侯取鄆為昭公居也何言乎取鄆曰伐季氏正也
取鄆非正也伐季氏可勿取鄆矣取鄆非所以伐
季氏也舍其大而小是謀也以安子相之而不能
有為是以大人貴格君心昭公不君季氏不臣又
何言哉

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何曰穀梁子曰居于鄆
者公在外也至自齊者送義不外公也杜預曰入
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也胡氏所謂存一國之
防也

公圍成則齊僕使公子想帥師圍成及成師戰于炊
鼻不書齊師者何曰燕景聽梁丘據之讒言不能
自行故畧其無討賊之誠也夫外使申豐以賂據
內使成太公受師以拒齊者季本子也而書圍成
何曰著孟氏之罪也孟氏而黨季氏也夫孟懿子
孔子之門人也嘗問孝于夫子矣當公之奔也則
懿子殺郈昭伯而敗公徒及公之伐也則據成以
與公戰所謂無違者安在也懿子且如此况季氏
乎故孫炎曰見國內皆叛也

公會齊侯范子邾子杞伯盟于鄆陵公至自會居于

鄆者何曰左氏曰納公也夫季氏使梁丘據以宋元公叔孫舍之事林齊景公之心也安能納乎故上書會盟下書自會居鄆猶夫舊也故孫炎曰謀納公而不能也

天王入于成周則晉知躒趙鞅納王使成公般戍之者也奚不書曰將吉激之卑旗請之劉蚩既焚瀕于危亡五年而後救故春秋畧之也不得為勤王之師也不曰京師曰成周者何曰下都非舊京師也故公羊子曰明在東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召伯盈遂王子朝逆

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王始入成周從于朝者則
召氏之族及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也何以書召
伯曰召伯始既倡其亂終不能禁其族即召伯耳
奚不名曰此召伯毛伯皆奭之後也今乃不能繼
先列黨尹氏為亂矣猶尹氏也

二十七年吳弑其君僚則諸樊之子光伏甲于掘室
而享僚使鱣設諸寘劔于魚中而弑之者也其曰
吳弑者何曰此若有吳者之罪也壽夢基亂于始
也夫壽夢有四子定于立嫡則諸樊可也定于立
賢則季札可也乃欲四子相傳致國季子安知三

子皆以次蚤死而季子獨生邪條之見弑宜矣故曰吳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則費無極誘使子惡置甲于門以飲令尹子常子常使鄢將師攻卻氏且蕪之盡滅其族而曰楚殺者何曰子常賄而信讒昭王昏而失人國無君臣矣故雖子惡之直和國人說之而不能存也

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邾滕人會于扈令戊周且納公范鞅取貨于季孫以辭宋衛戍周不急而納公不成其列序諸大夫者何曰若范鞅之受

貨及祁喜之從之也言其會為取貨于季孫耳非
勤王助君也

楚費無極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屏
王耳目使不聰明令尹囊瓦以沈尹戌與謗之言
而殺之吳不書曰去讒常經也以為常經而不書
其示人遠讒之意乎

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者何曰去年如齊齊侯
享公使宰獻而請安又請使子仲之子重為齊侯
夫人者見可謂卑公甚矣子家子遂以君出故至
是如晉也

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者何曰去齊如晉晉亦不禮而歸故齊侯使高張雖唁公實誚公也夫據鞅取季氏之貨景頃聽據鞅之言故公往來無所依也當是時晏嬰在不知何以謀齊也

三十年公在乾侯者何曰前書鄆潰譏君此則譏魯之群臣也雖則鄆潰不獲入魯而居乾侯為群臣者亦何忍哉季氏不足道矣

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奚名乎曰徐子已斷髮撈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之乃遂奔楚不死社稷故

名也若闔廬者憾徐不執掩餘鍾吾人不執燭庸
乃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滅之真狄道也故
舉蒲焉

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何曰罪荀躒
也荀躒如意如耳不以為罪而又會之也荀躒如
意如則晉定如魯昭矣晉侯將納公士鞅曰若召
季孫不來信不臣矣然後伐之召季孫鞅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奚書荀躒曰于扈既以士
鞅主會而取貨此并見荀躒以從鞅也故下書晉
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公曰所能見夫人者有如

河荀躒掩耳而走謂季孫曰君怒未息子姑歸祭
公由是終不入矣諺所謂使鬼而觀病者乎故曰
荀躒也夫不恤見逐之君而信不臣者之言陰交
其臣陽啗其君其曰晉侯使躒則又罪晉侯也

黑肱以濫來奔何曰惡類相聚也季孫始執政而莒
牟夷邾庶共以其地來奔季孫既逐君而邾快黑
肱以地來奔善能感善惡能感惡各以類也黑肱
不係之邾者杜預曰闕文也

三十二年公在乾侯取闕何曰見有所據者也猶曰
取而奪之云耳其薨乾侯者何曰見天下無王亦

無伯也

定公

吉問執宋仲幾何曰京師王都也仲幾宋臣也范獻子晉人也而擅執宋臣於王都雖有城成周之勞君子不與也晉將恃勞以滅王綱乎春秋明道不

計功

誘以舒鳩敗于豫章者吳也而以楚人主伐者動以讒而不思服桐之道耳吳不足道也

栢舉之戰不書楚子奔隨而書囊瓦奔鄭者何曰楚之禍囊瓦貪以致之也然下書入郢則國無其人

不待言楚子之奔矣於此亦可見國君用貪人以
致禍敗吳不足道也

卒意如者何曰定公既立則意如不得不卒德其立
已也其忘昭公乎若曰昭公薨于外而意如卒于
內雖天道亦左矣

從祀先公甚順也盜竊寶王甚逆也順事非逆人之
所能為於順祀之時而懷為盜之心雖謂之逆祀
可也其曰得者幸辭也若寶王大弓非魯舊有胡
然而得之也其不知善守之道明矣

夾谷曰會齊所欲也歸田曰來非魯志也夫孔子相

君以會齊其先以誠意禮容感之者深矣故言出而齊人化且服

州仇憾公若藐之不欲立已也乃使侯犯殺若藐犯之不從以叛亦有由矣其書帥師圍郟著州仇不懲忿而致禍也其曰家臣強叛不假言矣

仲佗石彊皆辰之所與宋公寵雉則斯人皆難存矣然至於叛則與雉又何異哉樂大心嘗衰經生子而見逐其從叛人固其志也

觀墮郟隨費之事見聖人之道雖強如三桓亦可行此無他中其幾耳然至圍成不克聖人亦不汲汲

則知別有所為或先圖其本不以墮成為功也

寅及士吉射伐鞅而書鞅入晉陽以叛貪衛貢以殺
午者鞅也及智文子韓簡子魏襄子逐荀范而書
荀范入朝歌以叛荀范先伐趙氏而始禍至是不
聽齊高疆之言而又伐君也鞅書以叛而又書歸
晉晉無人焉耳故胡氏曰晉無政刑也

吳子光越殺之於槁李也而書卒若其自取焉故許
翰以為玩兵滅身戕民伐國之戒

天子使石尚歸脈於諸侯不聞諸侯入見天子而殺
梁子猶以為責復正也世道至是雖學者亦迷矣

衛世子蒯聩出奔宋可以見夫婦父子之倫絕蒯聩戲陽速之不若也靈公宋野人之不若也

哀公

仲仁問納戚者何曰惟靈公不父故蒯聩不子惟蒯聩不子故輒又不父聩以逆而不得入輒得不以逆而不拒我所以知本末矣

州來不書吳遷者何曰蔡嘗倚吳以伐楚謂吳可信也而不知已不自立吳能滅之是自遷也

石曼姑圍戚與鮒聩率戲陽速朝少君之意同公羊子謂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不以家事辭王事者亂

書盜殺蔡侯於前而書辰奔及殺姓霍於後言辰姓
霍不能先正其君至於危而後殺之真盜徒也胡
氏以為畧公孫翻弑君之名者蓋嘗謀國不使至
于是而弗見庸也縱若是君可弑乎

陳乞之處國夏高張與處陽生同一詭於義者故不
免弑君之名鮑牧從誣亦類乞故朱毛輩不足道
魯不聽子服景伯仁信之言既執和子矣若齊吳不
伐我取讜則邾子不歸胡氏猶以為能去惡而
不積乎惟勢利恃去魯也諱之奚益

仁問齊陽生卒者何曰雖則魯吳伐齊而齊人自弑

悼公乃曰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彼齊之
臣子又何加其君邪不書弑而書卒其陽生弑荼
之自取乎故上書吳伐齊下書齊侯卒若曰死於
吳師耳私約於陳乞者豈能令終乎

伐陳惡也結得書名救陳善也札不得書名者何曰
此謂書名以彰楚暴隱名以見中國之衰也中國
衰者吳能救之也意在取吳以病中國不係於札
之名不名也

黃池之會夷狄盛而主會乃書魯晉及會者何曰見
中國之衰會其我所欲也若曰匪異人任中國自

取耳當其先也于蜀之盟中國乃及楚不能自立
以從夷矣春秋耻之遂至于宋之盟楚人先歆于
申之會楚子序于中國諸侯之上用齊桓晉文之
禮不可過矣又不知自立浸淫至於黃池遂於吳
以及會焉猶謂中國為有人乎嗚呼此春秋之所
以終西狩獲麟宜乎其然也